

囚牢女罪犯

女名 大观 云系 列

李晶霞 编著



风云名女系列大观

囚牢女罪犯

李晶霞 主编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(京)新登字 173 号

风云名女系列大观—囚牢女罪犯

编著:李晶霞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

新华书店经销

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7.125 印张 15.8 千字

1994 年 6 月第 1 版 199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049-373-3/G·462 定价:全套:64.00 元
本册:6.40 元

目 录

- § 1 掩盖女儿被奸杀人的女厂长 高凤兰…………… (1)
- § 2 把男人引向毁灭的幽灵 彭梅花…………… (7)
- § 3 靠死亡致富的女赌王 希 丝…………… (14)
- § 4 不该堕落的女歌星 张 丽…………… (25)
- § 5 走上绝路的中国政府官员 叶之枫…………… (39)
- § 6 举起屠刀的尼姑 冯志华…………… (53)
- § 7 雇用杀手的女歌星 黎 菲…………… (60)
- § 8 在庆功会上被捕的女厂长 肖 瑾…………… (74)
- § 9 爱上了杀人犯的律师 玛 丽…………… (85)
- § 10 震惊全国的索贿女人 王秀英…………… (92)
- § 11 从新加坡押回的特大贪污犯 冯 阳…………… (98)
- § 12 被撕破了面纱的“女强人” 高苏英…………… (108)
- § 13 段氏流氓集团里的“母老虎” 陶桂云…………… (120)
- § 14 被美男子猎获的英国高级官员 费 尔…………… (143)
- § 15 走向刑场的“刘三姐” 程春莲…………… (149)
- § 16 国际毒品走私要犯 马林·纳瓦罗…………… (158)
- § 17 拥有“营业执照的”卖淫少妇 孙秀茹…………… (169)
- § 18 误入赌穴的美女 特雷西安尼…………… (189)
- § 19 死在上海监狱里的汪精卫夫人 陈璧君…………… (211)

掩盖女儿被奸杀人的女厂长

——高凤兰

她说：为了小菊以后的生活
和名誉，你就赔她十万元钱算了
事，也算用十万元钱买了你一条
命。

秦小菊是河南省 A 县平湖酒厂职工，22 岁，因为婚姻上受过刺激，患了间歇性精神病，一年多来一直没上班。

一天，她到邻居马琼家玩，被该厂停薪留职的青年张军强奸，被凌辱的秦小菊受刺激，犯了病。

秦小菊的母亲高凤兰——平湖酒厂厂长兼党委书记，在 A 县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女强人。她的大女婿是县法院院长吴亮，弟弟高风之，是 A 县副县长；而现任 B 地委政法委书记高世余是她的亲叔伯兄弟。当这位高厂长听说女儿小菊被张军糟蹋的事情后，“啪”地一声把手中的杯子摔在了办公桌上……

她回家安顿好秦小菊之后，就准备通知厂保卫科去抓张军，但她冷静下来之后却没有这样做。她知道这事宜扬出去的后果。冥思苦想之后，她便决定……

当天晚上，她让人通知刘涛、张军先后来她家一趟。

刘涛原是厂办秘书。

“关于张军与小菊的事，你给我说了之后，我很气愤。这事对我打击太大了，我恨不得马上去杀了他。但再一想，如果事态扩大了，我们家的名誉、小菊的名誉就无法挽回了。”高凤兰转到正题上，“我要对你说的是，关于今天上午的事，我认为你看到的是小菊犯病裸身出来后被路过这里的张军往屋里拉，而不是什么张军侮辱了小菊……”

“那就这么便易张军了？”

“哪有这么容易？”我有法治他。

张军如约来到高凤兰家，一进门便“扑通”一声跪倒在高凤兰面前。

“啪啪啪……”高凤兰猛地从沙发上站起，掴了跪着的张军几个耳光，又照着他的屁股、裆部踢了几脚，直打得张军躺

在地上打滚。

“你这个披着人皮不办人事的畜牲，我女儿是个大姑娘，如今被你这个畜牲糟踏了，你能赔她吗？！我女儿这一辈子名誉，你能赔她吗？！我女儿又犯了病，可能一辈子也治不好了，这你也能赔她吗？！她一个没出门的黄花大闺女，要是怀上孩子，一辈子就算毁了，这你也能赔她吗？！现在社会上正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，凡是犯了强奸罪的，都要判处死刑。我会放过你，她那当法院院长的姐夫也不会放过你！”说完，气呼呼地坐在沙发上，就去打电话。张军猛地扑过去，按着高凤兰的手，跪在地上：“高厂长，请您千万别告诉吴院长，不然我算彻底完了。有话好说，让我怎么赔都行！高厂长，您说个数吧！”高凤兰知道张军这几年做生意赚了不少钱，保守地估计，也有一二十万。

“我这回暂且饶了你。但为了小菊以后的生活和名誉，你就赔她十万元钱算了事，也算用十万元钱买了你一条命。这个数是最低的，你如果要讨价还价，我再加五万！”

张军听罢，意识到高老太婆是在趁机敲诈，不过事犯在人家手里，生杀大权便也交给了人家。他同意了高凤兰的条件。

十万元到手后，高凤兰又按原计划安排小菊以后的生活。这时，她想到了欧阳云霆。

欧阳云霆是县农机修配站的工人，曾和小菊有一段恋爱经历，因为自己极力干涉，他俩忍痛分手。

几天后，高凤兰来到欧阳家。

“我与小菊已好长时间没来往了，她来有什么事？”欧阳心里纳闷，神情有些紧张。

“哦，你不要紧张，不是坏事，是好事。唉，以前我的思想太陈旧，讲什么门当户对，嫌你家穷，反对你们交朋友，后来小菊

也为这事闹下了病。过后我仔细想想，这事我做得太不近人情了，太对不住你和小菊了，我真是太糊涂了。我现在很后悔！不过还不晚。我听医生说，小菊这种病，是不顺心引起的，只要在这不顺心的事上叫她顺心了，这病也就会很快好起来的。俗话说解铃还须系铃人，所以，我想，你要是不嫌小菊有病，为了你们以后的日子，我决定同意你们俩的婚事。鉴于你家生活困难，小菊又有病，我给你两万元钱，作为成家的费用。你看行吗？我可是为你们好呀！”

自从高凤兰因婚事使小菊患了精神病后，欧阳就从心里看不起她这个厂长。她太势利了！但今天高凤兰能够主动上门认错，看来她还不是太坏。他原谅了高凤兰。

张军自从出了十万元钱之后，心里很不痛快。一天，他与几个哥们儿在饭馆喝醉了酒之后，说什么玩了高厂长家的疯丫头出了十万块钱，不巧被平湖酒厂的职工听到了。没几天，此事便在全厂传遍了，也传到了欧阳的耳中。欧阳听后，顿时气坏了，大骂高凤兰不是东西，要了自己。

他找到小菊，二话没说，劈脸就问：“小菊，你跟张军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快说！”小菊一听，吓得脸都变了色，委屈地说：“张军，他欺负了我……”

欧阳惊呆了！他跑到高凤兰的房间里质问道：“高厂长，你说小菊与张军是怎么回事？”高凤兰一愣：这小子怎么知道了？

你别装糊涂了！告诉你小菊与张军丢人的事我知道了。你还收了张军十万块钱，把女儿出卖了！你不配做一个母亲。回头我把二万元钱给你送过来，我不要你的臭钱！”说完，就走了。

8月2日晚上8点，欧阳来到高家送还两万元钱。“欧阳，我告诉你，你听到的是谣言，是有人想借机整我。那天是小菊

犯了病，光着身子从屋里跑了出去，刚好张军路过，就把小菊拉回屋里。事情就这么简单。如果不信，你可以让张军和刘涛说说。”说完，拿起电话通知了刘涛，要他和张军一块来一趟。

一会儿，刘涛和张军来了。张军一见欧阳，上去就是一拳：“欧阳，你小子血口喷人，我今天饶不了你。”说着又打了几拳，边打边骂。刘涛说：“张军你不要太激动，坐下来好好说，我相信欧阳是会明辨是非的。”

“你们少给我来这一套！”欧阳看出他们是在演戏，在骗他，他相信小菊的话。他擦了一下嘴角的血，冲出门外。

“张军，拉住他！”高凤兰喊了起来。

张军、刘涛猛地跑出去拉回了欧阳。高凤兰把门关上，让张军、刘涛打起了欧阳。高凤兰怕欧阳喊，又用枕巾塞住欧阳的嘴。本来按计划是想在欧阳不顺从时就狠狠的教训他一下，没料到打得太狠，把欧阳打死了！三人一看出了人命，顿时都瘫倒在沙发上……

县公安局从城西水库里发现欧阳尸体后，根据欧阳父母的指控和有关证人证言等证据，逮捕了高凤兰、刘涛、张军，经过审讯，三被告交代了杀死欧阳并抛尸水库的经过。

身为县法院院长的吴亮，为救其岳母一命，便安排其“信得过”的刑一庭副庭长林志伟，审判员常辉、王一洁负责审理该案。林志伟等人按照吴院长的指示在看守所提审高凤兰三人时，做了让高凤兰三人说公安、检察人员有刑讯逼供行为的暗示。吴亮又指使妻子去收买有关证人，所以，在10月15日公开审理时，法庭上出现了意外的情况。三个被告在法庭推翻了原来的口供，证人也推翻了原来的证词。于是，法庭当庭宣判：三被告无罪，立即释放。顿时，旁听群众一片哗然。

公诉人员听到判决结果后，大吃一惊：这里面肯定有鬼！

于是，县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当天决定：抗诉！

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接到抗诉后，院领导和主要办案人员便接到地区政法委书记高世余的电话。地区中院于是驳回抗诉，维持原判。

省法院通过几番艰苦细致地查证和提审，终于查明了案情，于12月31日作出判决：判处高凤兰、刘涛、张军死刑。

随着省高院判决的作出，县检察院和地区检察院也向吴亮、林志伟、常辉、王一洁及地区中院该案承办人发出了逮捕令，他们将因包庇罪或枉法裁判罪被捕。

地委也做出决定，免去高世余地委政法委书记职务。

罪犯终于得到惩罚，徇私枉法者终于被绳之党纪国法，共和国的法律终于战胜了邪恶！

把男人引向毁灭的幽灵

——彭梅花

如果没有内在的美，任何外表的美都是不完备的。

一

她叫彭梅花，一个足以让人联想到冰天雪地那纯洁高雅、清寒幽香的报春使者；想到绿意尽染、笑在花丛的花仙子的名字。她出生于七十年代第一春，拥有天生的丽质，是闻名村镇的小家碧玉。

然而，她却是一条有着美丽外衣的美女蛇，一朵能使许多男子走向毁灭走向沉沦的鸦片花。少女的天真、纯洁、羞涩、善良早已荡然无存，留下的只是一具失去灵魂的躯壳。在那样一段日子里，她领着几个人伦丧尽、良知泯灭的歹徒，每天晚上在街上幽灵般游荡着，寻找一个个“猎物”，估量他们身上的油水，或勾引诈骗、或暴力抢劫，实施着一个个罪恶计划，成为荆门市区一个猖獗一时的犯罪团伙的首犯。

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六日深夜，她敲开江苏建筑包工头陈茂广的门，引他上钩，在他急不可耐的时候，她又借故离开并说马上返回。出来以后，她的同伙姚昌雄、姚昌圣、姚志东等人按其吩咐，骗开了陈的宿舍门。姚昌圣将一把沙子迎面朝陈的脸上撒去，另外两人冲进去将陈摔倒，当陈呼喊救命时，三个人一拥而上，先抢劫，后将他活活扼死……

二

她是如何从一个美貌少女堕落成罪犯的呢？

她离开学校，初触社会，就被那些钟情男子誉为乡间西施，所到之处尽招青睐。在芸芸众生的追逐之下，她很快相中了一位家财万贯、风流倜傥的青年小伙，那年，她年仅16岁，就订了终身，收下了男方的千余元彩礼。作为农民的女儿，理应立志在肥沃的土壤上耕耘未来的幸福。但彭梅花伴随父母

在责任田里劳作了一段时日以后，认为自己白皮嫩肉的与泥巴为伍，着实可悲可叹。她渐渐地萌生了向往城市，向往花花绿绿地享乐生活，盼着有朝一日能离开农村，离开这不能满足她的欲望的地方。于是，她对自己一度倾心爱慕的白马王子开始吹毛求疵起来，一会儿说他没本事，虚有其表，一会儿骂他“泥巴蛋子”一个，以致后来提出退婚，分道扬镳。谢绝恋情是自愿的，殊不知退不起彩礼却煞是困难。彭梅花提出退婚，不仅使男方大为吃惊，而且让父母兄嫂也不可理解，不无发愁地叹道：“往哪儿凑那么多彩礼钱呢？1988年初夏的一天，她经人介绍，去到当地麻城乡“芳芳”餐馆做上了一名女招待，除了食宿以外，月薪40元。虽然薪金不多，可她干得颇为欢快，不仅深得老板赏识，而且为走南闯北的顾客所夸奖。在那个小小的天地，她结识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，并从一位长得风流潇洒，比她大12岁的姚昌雄云天雾地的海吹胡擂中，知道了山外有山，天外有天，于是那天性浪漫的心扉开启了。她用收入不多的钱精心打扮着自己，希望有更多的人注意自己，心中暗暗编织着一个农家少女的梦：进城去，就凭咱漂亮的脸蛋、苗条的身材打个女招待之类的活儿做做不是“小菜一碟”，然后用自己的劳动收入，退还彩礼，另攀高枝。

正因为她有这种思想，当她被姚昌雄带到荆门后，姚昌雄闭口不提找工作的事，而是把她当成一个情妇给藏了起来，隔三岔五地到旅社跟她鬼混一次，走时丢下个十元八元，勉强够个饭钱。在那些日子里，她几乎是天天守在荆门职工大厦门口，等待姚昌雄开车来接她去上班。

这姚昌雄，原本是子陵供销社的临时工，开一辆东风卡车，他三天两头在外鬼混，已受到单位和他老婆的多次“黄牌警告”，如今早已是自身难保。可痴情的她，竟全然不知。

有一次，她在等姚昌雄的时候，一个自称是江苏某五金厂姓赵的人，主动过来同她搭话。她把自己的情况全告诉了对方，那人听了后就说：“跟我到江苏去吧，在我们厂工作，工资很高，挣了钱可以退还男方的彩礼。”她信以为真，愉快地跟着这素不相识的赵姓男子乘车去了武汉，又坐船下九江，辗转了一个星期，到了江苏的一个农村。当天，姓赵的说是带她上班去，把她带到了在一个张灯结彩的去处，直到一伙人拉扯着把她推进新房时，她才知道，她被卖掉了。事后男方告诉她，她的身价是3000元。

哭闹了两个星期，男方怕事态闹大，给了她80元，让她回到荆门。她没敢停留，带着沿途的风尘和惊吓，匆忙回到家里。父亲告诉她，她的男朋友家人来过多次，要求退还1900元的彩礼钱，另外再出1000元的青春损失费。她的哥嫂们把家里粮食全卖了，才只凑了1900元，给了人家。“剩下的1000元，只有你自己想办法还了。”父亲说，“姚昌雄师傅真是个好人，他来找过你几次，让你赶快到荆门上班。”

“这个骗子，见他的鬼去吧！”她的心里狠狠地骂道。望着老态龙钟的父母和满脸愁苦的兄嫂，她说：“你们放心，欠家里的钱，我一定还。”当天，她又来到荆门住进了一家私人旅社。

五

时值1989年元宵节，古城荆门喜气洋洋，市民们穿红着绿，载歌载舞。面对热闹的气氛，彭梅花却蜷缩于私人旅社大门不出，暗自神伤。同房间的一个“天门嫂”见此情景，便不无关切地问：“小妹妹，你莫非有什么心事，看你总是愁眉苦脸的样子。”她见这人如此热情，就毫不掩饰地把退婚的苦衷道了出来。“天门嫂”听后笑了：“这有什么大不了的，不就千把多块

钱吗？你不用发愁，只要按我说的办法去做，保你在一个月之内还清还有赚头。”她一听，很兴奋，便急切地追问起来。这时，“天门嫂”摆起一副淫荡的样子说：“看你是读书出身的，我也就不明说了。你年轻又漂亮，只要你愿意，不愁那些有钱的男子不拜倒在你的脚下。我的家境也不好，但近年来，我已跑遍了半个中国，交了一些花花公子，赚了一些快活钱。”接着，“天门嫂”又好心言传身教：如何勾引男人，如何让男人多拿钱。一堆堆陈词滥调尤如迷魂汤，灌得她神魂颠倒，如痴如醉。当晚，她经“天门嫂”介绍，就地拉上了一个嫖客。从此，她便陷入了出卖灵肉的罪恶泥坑。在金钱的诱惑下，彭梅花日复一日地穿梭于旅店、饭馆和舞厅之间，接二连三寻找“猎物”，出卖灵肉，越来越变得风骚而又放荡。她俨然一个暴发户，不仅抽好烟，喝名酒，穿高档衣服，而且囊袋彭彭。

1989年7月3日，她携带用灵肉换来的2000元钱回到家里，把退还彩礼的钱交给了父母。她的父母见钱既喜又忧，怀疑她带回的钱来路不明。为了搪塞父母的质疑，她象变魔法似地耍起花招：“爸爸妈妈，你们不要猜疑，应该相信我，那2000块钱有一半是我打工挣的，还有一半是我干娘资助的。干娘人好，还答应帮助找好工作，转商品粮户口呢。”她说得父母开心地笑了。但她的母亲仍然放心不下，难免要唠叨几句：“花丫头，你要为我们争气呀，在外做事行正道，千万不能干那些丢人现眼的事。”她口里答应着，可心里却象打翻了五味瓶难受极了：“我不该失去的都失去了，已经没有希望了。”为了不让父母看透自己那颗已经锈蚀和肮脏的灵魂，她不得不强装笑脸，赶快辞别亲人。

离家进荆门后，她一度决心洗心革面，不再干那种被人唾弃、法律不容的丑恶行径。于是，她找到姚昌雄，执意要他给找

份挣钱的工作，还声称身患疾病，经常腹痛，急需住院。后经医院检查，所谓疾病并非撒谎，原是因滥交引起的卵巢肿瘤。工作——挣钱——治病的理想随着姚昌雄金蝉脱壳之计而化成了泡影。或许出于生计出于治病出于填充精神上的空虚，她不顾病痛，又重蹈复辙。在某建筑工棚，由皮条客介绍，她先后接待了 30 多个嫖客；在某街道旅社她曾与 20 多名赌徒、赌棍鬼混；在一行医人家，她一边接受医治，一边与其同床。由于放任淫荡，导致病情恶化，腹痛加剧，有时卧床难起。这天，她在医院办理入院手续，忽然碰见姚昌雄，姚劝她不住院，用“土方”治疗。她便买得两瓶止痛片和他离开了医院。此时的姚昌雄已失去了临时工的工作，妻子也病得不轻。两人同病相怜，在民主街租了一间房子以夫妻名义同居下来。由于一个失业，一个患病，经济来源便成了问题。彭梅花想：活人不能让尿憋死。于是神秘地对姚昌雄说：“我见别人化装警察抢赌场很来钱的，咱们不妨也试试看。”两人合计后，姚昌雄立即回到老家姚集乡，纠集了姚昌圣、姚志东等人，借了警服穿着，由她领着到各秘密赌场抓赌抢钱。这样鬼混了一段时间，他们弄到的钱远不能满足糜烂生活的需要，赌徒们对他们一伙也恨之人骨，扬言要报复。

翻开厚厚的卷宗，上面清楚地记载着：

1989 年的一天深夜，她到荆门火车站勾引了一刚下车的青年，在民主街同其同伙抢劫；

1989 年 11 月的一天，她从一旅社中勾引一嫖客在民主街西巷同其同伙抢劫；

1989 年 12 月 4 日晚，她将一炼油厂职工勾引到百货批发站北侧一巷道内，由其同伙进行毒打、抢劫；

1989 年 12 月 5 日晚，她将一外省彩购员勾引到煤化招

待所 302 房间,由同伙进行洗劫。

.....

1989 年 12 月 6 日晚,当陈茂广被害后,这伙人性泯灭,手段残忍的歹徒终于露出了豺狼的踪迹。

作案后,彭梅花马上敦促同伙们逃离现场,并一一隐匿起来。纸是包不住火的、1990 年元月 11 日,当她从外地潜回荆门窥探风声时,被我便衣警察擒获,随之将其同伙一一抓获。

法律是无情的。1990 年 7 月,荆门市法院对罪恶累累的姚昌雄、姚昌圣、姚志东判处死刑,立即执行;对恶习不改的彭梅花判处死刑,缓期二年执行。

落花伴着流水去,枝头空留叹惜声。一向以美人自居而招摇过市的彭梅花终于走到了人生的尽头。